

布農族傳統 Malahtangia(射耳祭) 的演變：
從祭事板曆及《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
來探討

海樹兒·友刺拉菲

國立臺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摘要

當代布農族社會，最具代表性的傳統祭儀為 Malahtangia（射耳祭），該祭儀之舉行，主要的儀式活動有 manah tainga（射耳）、Mapatus（起薪火）、Mapasutnul（男子分食以薪火烤過的山肉）、Mapatvis（餵食人頭骨及野獸頭骨）等儀式，以及於活動祭期進行著的 Pistatahu（習巫）儀式。1980 年代後的文化復振，Malahtangia 祭儀的辦理宗旨、過程、內容、規模有很大的轉變，而容易讓我們（尤其下一代）誤解 Malahtangia 祭儀的本質與意義。因此，什麼是傳統的射耳祭儀？是本文所關注而欲探究的。

本文從布農族 Qanituan（卡尼端）舊社的祭事板曆所刻劃有關 Malahtangia 的訊息，以及日治《蕃族調查報告書 武崙族前篇》（1915 年）所記述有關 Malahtangia 的內容，對布農族傳統的 Malahtangia 做重新解讀與詮釋。希望能有助於當今推動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的建構與傳承，以及實施原住民族教育的當下一個較具傳統性的視野觀點。

筆者認為傳統 Malahtangia 活動，基本上是一個祈福的儀式活動—希望獵獲（出草、狩獵）豐收、農作成長良好；是男子鍛鍊的過程—男子參與集體狩獵及射擊鹿耳訓練；是得 mangan（靈力）的過程—參與 Pistatahu（習巫）儀式；是分享及氏族家族凝聚的過程—山肉美食甜酒共享，以及不同家戶間、鄰近部落間的邀宴與彼此祝福。

關鍵字：布農族、射耳祭、祭事板曆

布農族傳統 Malahtangia(射耳祭)的演變：
從祭事板曆及《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來探討

壹、前言

在豐富的原住民族傳統祭儀中，似乎每一族各有其於當代臺灣社會及政府「被賦予」的代表性祭儀。¹ 在布農族社會，最具代表性且也仍每年舉辦著的傳統祭儀為 Malahtangia（射耳祭）。Malahtangia 又名 Manahtangia 或 Manahtainga。後兩者是一個 manah 加 tangia 或 tainga 的複合詞。manah 有「射」之意，tangia 或 tainga 都是「耳朵」之意。所以從詞彙結構而言，漢譯時以翻成「射耳祭」較「打耳祭」為妥。此外，就布農族語 Malahtangia 的語意來說：Malah 擬源於 malahi。ma- 是前綴（主事焦點），而 lahi 跟 bahi 有關，「運氣」之意。因此 Malahtangia 可能有「透過射（鹿）耳祈求得好運」之意。²

傳統布農族射耳祭時射擊的標的物是鹿耳。會使用鹿耳，因為鹿是所有獵物中最高大的獵物，其可食用的獵肉也最多，象徵著希望小米也能長得像鹿一般的高大又粟多，加上鹿耳朵在鹿隻活動時會時而突然往前晃動，看起來猶如 taudaniv（招喚）的「手勢」動作，來象徵向小米的 hanitu（靈）及獵物的 hanitu 招喚，如此希望能帶來小米的豐收及獵物順利獵獲。³

Malahtangia 祭儀之舉行，傳統上是在小米成長的週期期間，於完成 manatu（梳苗）後的農閒時期，大約在陽曆四月至五月初之間，搭配部落男子行集體狩獵、Manahtangia（射鹿耳）、Mapatus（起薪火）儀式、Mapasihtu（男分食以薪火烤過的山肉[鹿耳]）儀式、行人頭骨及野獸頭骨之 Mapatvis 儀式，以及於活動祭期進行著的 Pistatahu（習巫）儀式，以及其他同氏族家族之團結精神教育與部落歡聚等而舉辦。

1 原住民族委員會於每年年中或年末會公告下一年度各族的歲時祭儀放假日期，該些各族祭儀之列表也反映出它們在該民族所有傳統祭儀中在當代社會文化變遷裡具有的重要性與代表性。例如阿美族的 Malalikit/Malikoda/Ilisin/Kiloma'an（豐年/收穫祭）、賽夏族的 Pastaai（矮靈祭）、達悟族的飛魚祭、鄒族的 Mayasvi（戰祭）、邵族的 Lus'an（祖靈祭）、卑南族的 Amiyan（年祭）、以及撒奇萊雅族的 Palamal（火神祭）等。歲時祭儀專區，收錄於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網址：<https://www.cip.gov.tw/zh-tw/news/data-list/0991B05985DBFF77/index.html>(2024/3/16 點閱)

2 malahi 的 i 音省略。

3 Bukun Ismahasan Islituan 口述後彙整。2020.8.17 電訪。

布農族的 Malahtangia 大概在日治時的集團移住政策後，首次面臨巨大的改變，亦即由原居地的 Mai'asang（舊社）移到日本政府規劃過後的新移住地區而衍生的變化。⁴ 進入二次戰後的 MinTaulu（中華民國）時代，更因著「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及其他一系列的山地政策（原住民族政策）之推動下，布農族各部落氏族的 Malahtangia 便一一停止不再舉辦或簡化低調舉行。1980 年代後因著臺灣民主社會運動及本土化的展開，以及原住民族意識之覺醒，在文化的復振上，原已沒落的 Malahtangia 開始從幾個布農族村落復振舉辦，隨後在以布農族為主要人口之山地鄉鄉長的支持推動下，1990 年代末開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全鄉」性、「全省」性、「全國」性之布農族 Malahtangia 活動。

前述地方政府舉辦的 Malahtangia，內容已大異於過去的傳統而顯得多元豐富（結合農特產、美食、工藝品等販售，以及休閒觀光、民俗體育競賽、大型晚會……等系列活動），活動也從單純的「祭儀」質變為以射耳祭為名的年度布農族聯合「節慶」。這樣的轉變，很容易讓我們誤解射耳祭儀的本質與意義。在政府努力推動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的建構，以及實施原住民族教育及全民原教的當下，什麼是「傳統的」Malahtangia？其根本的精神與意義是什麼？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也是本文所關注並試圖去呈現的。⁵

本文擬從布農族的祭事板曆及日治臺灣第一本較完整的布農民族志《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1915 年）裡，闡述布農族傳統的 Malahtangia。⁶ 架構上先概述布農族傳統的 islulus'an（祭儀），包括其由來

4 新環境、新家屋、新鄰居、新的生活方式與作息、及主食的逐漸改變（從小米到稻米）……等。必然對 Malahtangia 之進行產生巨變。此部分擬另文處理。

5 「傳統」是一種現象（風俗、慣習……等），也是種動態的演變過程（代代相傳），屬於時間概念但無法界定其時間點，基本上它是一個相對於「當代」的過去概念，但當代仍保有傳統的延續。這裡用「傳統的」概念，以明示他跟「當代的」射耳祭儀是有差異的，且主觀上是被認為比較「原初」的。

6 從祭事板曆刻劃的 Buan malahtangia（射耳祭月份）所呈現的射耳祭儀活動內容，以及《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1915 年）所記述的射耳祭儀內容，除了流傳在布農族耆老的口述裡，筆者以為是我們現在了解「傳統的」布農族 Malahtangia 最具參考性的訊息與文獻（至少在時間上其刻劃製作及記錄相較於一般文獻是較為久遠的）。

布農族傳統 Malahtangia(射耳祭)的演變：
從祭事板曆及《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來探討

及其一年中有哪些重要的歲時祭儀等。其次，從布農族 Qanituan（卡尼端）社發現的祭事板曆之刻畫圖像，重新解讀我們目前可以掌握到最早「記錄」布農族 Malahtangia 的活動。再則，從《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介紹分析布農族五個部族（郡群、巒群、卡群、卓群、丹群）的 Malahtangia 及其異同。繼則是概述當今 Malahtangia 的展演概況。最後是結論。

貳、概述布農族的 islulus'an（祭儀）

布農族的「祭儀」，布農族語謂之 lus'an。在布農族傳統社會生活裡，凡是遇到人生大事，如人之出生、成長、結婚、生病、死亡……之時，或行重要的活動，如 makavas（出草）、hanup（狩獵）之相關占卜行為時，或搭建新屋之前、過程、⁷及完工之時；以及進行與小米相關之播種、成長、收穫為中心的諸多歲時祭儀活動；以及其他族人認為應該要「行祭儀」的大事或特殊重要事情時，都有布農族的 lus'an。

一、傳說布農族歲時祭儀的由來

談到布農族 lus'an 的起源，尤其是歲時祭儀，過去族人相信是 buan（月亮）教導的。布農族人在行歲時祭儀時，即依月亮的圓缺來定期舉行，此即以神話傳說中，被祖先射下的太陽變成月亮以後，告訴並教導族人日後如何行各種祭儀以示感念。這則故事的主題或名稱，一般謂之 Manahvali（射日傳說），故事內容請參〈附錄〉。故事背後所要指引的布農族「歷史大事」，是 buan（月亮）與 Bunun（布農）的 Patuhavit（彼此約定），以及由此而來的 buan 教導布農人行祭儀，因此才有後來布農族的各項祭儀及 Samu（禁忌）。此外，該故事也告訴了我們布農族的 mailalangna（後裔）要懂得感恩，尤其是對 Tamadihanin（天神）。⁸因若不知感恩，不行祭儀，則會受到懲罰。如布農族的一則諺語：nasaduan Dihanin（天會監看著）。

7 如建屋上梁儀式。

8 此一 Dihaning「天」的概念，大致也包括了「天」當中的太陽與月亮。

二、布農族的歲時祭儀

布農族重要的歲時祭儀，其舉行多是一個「期間」。傳說中因為是 buan（月亮）教導族人行祭儀，故祭儀活動也是依據夜間 buan 出來時的盈缺來判斷進行，故通常是以 buan 現出的期間視為 tastu buan（一個月份）的期間。⁹ 故此，布農族雖無固定一致的所有月份名稱，但月份名稱仍可以是依其「該次月亮現出的期間」內，有什麼重要活動？有什麼重要祭儀？而定其「月份」的專有名稱。例如射耳祭期間因為有「射（鹿）耳」的活動，故各部族皆名之為 Buan manahtangi 或 Buan malahtangia，皆有「射耳之月」之意。布農族傳統的祭儀名稱及其祭期間主要的工作內容，彙整日治時期研究布農族歷史文化最深的馬淵東一之記錄，大致有如下：

表 1 布農族傳統歲時祭儀表¹⁰

布農曆	祭儀及工作內容	陽曆
Buan isqalivan munhuma' Buan unhumaaan (耕作之月、開墾之月)	粟田開墾祭 部落各家分別進行	約 11 月
Buan munhuma' 真正的耕種之月或真正的 開墾之月	無祭祀，續上個月的開墾工作，是拓荒、 整地之最盛的月份。	約 11-12 月
Buan minpinang 播種之月	播粟祭，並合播粟祭有清掃屋內去除煙 煤、灰的日子，因此會有集體的 aisang（閉 家中安靜度日）一天。此時不能出草。 長子女祭	約 12-1 月
Buan minpinang Buan tustusan minpinang 真正的播種之月	續前，大規模展開真正的播種，本月儀式 只有數 ikul（一束束的粟）。	約 1-2 月

9 即從朔月 → 峨眉月 → 上弦月 → 望月 → 下弦月 → 峨眉月的期間。

10 本表係在筆者拙著，《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原住民族委員會，2006年），頁 17-18 之基礎上作微修補。而本表之原版係參考馬淵東一，〈ブヌン族の祭と曆〉（1936 年發表《民族學研究》第二卷三號），收錄於《馬淵東一著作集》，第三卷（東京：社會思想社，1978 年），頁 362-363 之內容作修補彙整，另該文於中研院民族所特藏室有抽譯本（2000 年時複製影印）。馬淵東一可以說是日治時期作布農族歷史社會文化之調查記錄及研究最多最詳實者，也可以說是繼森丑之助之後跑全臺布農族部落最多的調查者。

布農族傳統 Malahtangia(射耳祭)的演變：
從祭事板曆及《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來探討

Buan minhulau Buan hulauan 粟田開始除草之月	minhulau 粟禾發芽祭（新芽祭），作咒術性的動作 taudaniv（招喚）打轉陀螺，豬毛夾在芒草裡燒。有清除屋內的煙煤、灰，也有 aisang（閉家中安靜度日）。 粟禾發芽祭後一段時間，進入拔除田間雜草的開始。 manatu 粟田除草祭	約 2-3 月
Buan manatu' Buan panatuan 真正的除草之月	拔除粟田雜草。	約 3-4 月
Buan Manahtainga 射耳祭	男子集體狩獵、婦女釀酒、男子狩獵歸後射鹿耳、行人頭及獸骨祭、幼兒日、粟田祲除祭，以及玩彈竹槍、盪鞦韆等象徵性活動。 通常在晚間，部落或鄰近部落的 Is'aminan（巫師）會聚集行 pistatahu（習巫）儀式。	約 4-5 月初
Buan lahudan 雨月	無祭祀活動，續上月份祭期之後的粟田二度除草作業，及地瓜苗的種植。	約 5-6 月
Buan minsauda Buan saudaan 成熟月	小米穗成垂狀，已成熟而可以收割。 割粟祭，新嚐祭，祭期過後始真正收穫。	約 6-7 月
Buan pasuhaulus'an 佩掛項鍊之月 buan andaza 粟穀進倉之月	嬰兒祭，續割粟祭，開荒祭。 行小米進倉祭。	約 7-8 月
Buan pahunan 開荒之月 buan andaza 粟穀進倉之月	開荒地。行小米進倉祭。	約 8-9 月
Buan pavizan 砍倒榛樹之月	狩獵祭，人頭祭，芋頭及稗收穫祭，成人祭。 在射耳祭以後得來的人頭和野獸的頭顎骨，此時安置在 qaivazan（敵首棚）架上。	約 9-10 月

說明：農事祭儀及農事活動依不同地區及不同海拔高度而有所差異。陽曆之對照僅供參考。

前表中，Minpinang（播粟祭），Malahtangia（射耳祭）和與小米成長及收穫攸關的Minhulau（粟禾發芽）、Minsauda（割粟祭）、Andaza（進倉祭）等，是布農族最重要的歲時祭儀活動，該些祭期之禁忌最多，宰豬數量也較多。不同地區不同 Siduh（部族或氏族）的布農族人，對於祭曆的進行方式和時間點並不一致。

在傳統的歲時祭儀當中，因族人早已不再播種小米，也非以小米為主食，故目前僅與小米成長收穫較無直接關係的 Malahtangia 仍在進行著。

參、祭事板曆內 Malahtangia 的刻紋與解讀

布農族過去每年每「月」都會舉行相關的歲時祭儀，由此而來的「祭事曆」是在族人的記憶、口述、生活中流傳並實踐著，而出現以木板刻畫的實體祭事曆其實是近代之事。開始廣被介紹於世，是在 1925 年（大正 14 年）年臺灣總督府主辦之「始政三十年紀念臺灣產業展覽會」，臺中州在「蕃族參考品」下所展示之布農族 Qanituan（卡尼端）社的「畫曆」，以及《臺灣日日新報》於同年 8 月 25 日之相關報導。¹¹ 此後除了在 Qanituan 社外，日本也陸續發現 Habaan（哈巴昂）社的木刻祭事曆。1994 年 3 月，信義鄉的布農族人田哲益老師在探訪信義鄉地利村時，找到了「第四塊」的木刻畫曆。¹² 如圖 1。不過這「第四塊」（最後被找到）的木刻祭事曆為半成品。

11 海樹兒·戈刺拉菲，〈傳說與月亮的約定：布農族祭事曆 Islulusan〉，《原住民族文獻》第 14 期（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3 年 4 月）。發現並展覽的這一塊祭事板曆其實是 Talum Mangdavan 所製作者，他是 Qanituan 社祭事板曆的原創者 Laung Mangdavan 祭司的第四個兒子。

12 田哲益，《臺灣古代布農族的社會與文化》上冊（南投：南投縣立文化中心，1995 年），頁 252-253。該家戶之父祖輩係從 Qanituan 社移住下來而屬祭事板曆原創者 Laung Mangdavan 的家族後裔。至日治臺結束以前，被發現的祭事板曆事實上不止四塊。

布農族傳統 Malahtangia(射耳祭)的演變：
從祭事板曆及《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來探討



圖 1 地利村未完成的祭事板曆

資料來源：阿之寶公司提供原件照片，地利村 Mangdavan 氏族家族收藏。

2019 年阿之寶有限公司團隊在執行文化資產局所委託之「布農族 Pasibutbut 音樂展」的計畫裡，重新耙梳相關文獻及國內相關博物館的典藏資料中，發現了另外三塊的祭事板曆，故總計已找到了七塊的布農族祭事曆。¹³ 七塊中屬於 Qanitian 社的有四塊，按介紹布農族祭事板曆最詳盡的日人橫尾廣輔，以及當時《臺灣日日新報》相關記載，Qanitian 社的祭事板曆以 Laung Mangdavan 為創始者，當時由其兒子 Qaisul Mangdavan 秘藏，而約於 1933 至 1934 年間始被日人知道並於 1938 年（昭和 13 年）收藏進臺灣大學土俗人種學教室。¹⁴ 該一原創的祭事板曆目前典藏於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編號：2653，為長 122 公分、寬 11 公分、厚 2.1 公分之木刻祭事曆。如圖 2。

13 阿之寶有限公司負責人陳秀美口述，2022 年 3 月 26 日。

14 橫尾生，〈布農族的繪曆〉，《理蕃之友》，第三年十一月號（1934 年）；橫尾廣輔，〈ブヌン族の繪曆〉（上），《臺灣時報》，214 號，1937 年 9 月；〈ブヌン族の繪曆 創作者の愛兒秘藏 當局け調査を真相〉，《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9 月 24 日；〈高砂族繪曆由臺大で保管〉，《大阪朝日新聞臺灣版》，1938 年 2 月 17 日。在〈ブヌン族の繪曆 臺大へ管貴重な土俗資料とし〉一文中所提及於 1938 年由警務局理蕃課移交臺大土俗學研究室收藏，該文收錄於《臺灣日日新報》，1938 年 2 月 15 日。



圖 2 Qanitian 社 Laung Mangdavan 所製作之祭事板曆，編號 2653

資料來源：阿之寶公司提供原件照片，典藏於臺大人類學博物館。

Qanitian（卡尼端）社的祭事板曆中，有一塊是 Laung Mangdavan 的第四個兒子 Talum Mangdavan 所複製製作，是最早被日本發現的。亦即前所述的布農族祭事板曆開始廣被介紹於世，而於 1925 年在臺灣總督府主辦之「始政三十年紀念臺灣產業展覽會」中所展示的布農族 Qanitian（卡尼端）社的「畫曆」作品。該祭事板曆目前典藏於臺灣博物館，編號 AT3291，長 90 公分、寬 10.6 公分、厚 1.4 公分。如圖 3。



圖 3 Qanitian 社 Talum Mangdavan 所製作之祭事板曆，典藏編號 AT3291
（編號 2653 之仿製品）

資料來源：阿之寶公司提供原件照片，典藏於臺灣博物館。

其他二塊製作者不詳，但也都是從 Qanitian 社所發現的，其中收藏於臺灣博物館，編號 AH000809，長 122.2 公分、寬 11.8 公分、厚 2.4 公分之祭事板曆，如圖 4。在宮本延人 1943 年（昭和 18 年）所撰寫之〈フヌン族の曆〉有明確提到是 Laung Mangdavan 所創作的那一塊的複製品。¹⁵

15 宮本延人，〈フヌン族の曆〉，《科學的臺灣》，第十一卷四期，（臺灣博物館協會，1943 年 12 月）。

布農族傳統 Malahtangia(射耳祭)的演變：
從祭事板曆及《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來探討



圖 4 Qanitian 社之祭事板曆，典藏編號 AH000809（擬為編號 2653 之仿製品）

資料來源：阿之寶公司提供原件照片，典藏於臺灣博物館。

另典藏於臺大人類學博物館之典藏編號 2418，長 121.7 公分、寬 10.3 公分、厚 1.4 公分之祭事板曆，如圖 4。雖目前亦無從知道其製作者為何，但也因為來自於 Qanitian 社，且就該祭事板曆的長、寬、厚度、及圖紋之相似度，極可能也是 Laung Mangdavan 之子或後裔參考 Laung Mangdavan 所原創之祭事板曆刻繪的型式、圖紋而模仿製（習）作。



圖 5 Qanitian 社之祭事板曆，典藏編號 2418（擬為編號 2653 之仿製品）

資料來源：阿之寶公司提供原件照片，典藏於臺大人類學博物館。製作者不詳。

另二塊在 Habaan 社所發現的祭事板曆，分別為不同氏族的 Vilian Manququ 及 Lini Tanapima 兩位祭司所製作，並於 1938 年入藏於臺北帝國大學土俗學研究室（今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¹⁶ 目前僅典藏於臺大人類學博物館之典藏編號 2654 而由 Vilian Manququ 所製作者尚存。

16 〈繪曆を發見，貴重な文獻だか解説不能で，近く移川教授が入山〉，《臺灣日日新報》，1938 年 7 月 4 日。



圖 6 Habaan 社 Vilian Manququ 所製作之祭事板曆，典藏編號 2654

資料來源：阿之寶公司提供原件照片，典藏於臺大人類學博物館。

前述四位提及的祭事板曆的製作者 Qanitian 社的 Laung Mangdavan、Talum Mangdavan，以及 Habaan 社的 Vilian Manququ、Lini Tanapima，都是當時部落的 Liskadan lus'an（祭司）¹⁷，製作的材料也都用 banhil（檜木）。為何祭事板曆僅出現在丹大溪流域的 Qanitian 社及 Habaan 舊社，且集中在此幾個氏族家族？我們不得而知，或許是因為該祭事板曆之原創者較早意識到傳統祭儀之延續危機。

17 或稱 Tanghapu lus'an（祭司）。

布農族傳統 Malahtangia(射耳祭)的演變：
從祭事板曆及《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來探討

表 2 七塊祭事板曆之比較

序號	1	2	3	4	5	6	7
現藏地	臺大人類學博物館 ¹⁸		臺灣博物館		僅出現於文獻上 ¹⁹	地利村物主	
典藏編號	編號 2653	編號 2418	編號 2654	編號 AT3291	編號 AH000809		
長×寬×厚	122×11×2.1 公分	121.7×10.3×1.4 公分	52.5×25×1.7 公分	90×10.6×1.4 公分	122.2×11.8×2.4 公分	36×27.5×2 公分	
作品屬性	原創	擬仿製 Laung	原創	仿製 Laung	仿製 Laung	原創	
製作者	Laung	不詳	Vilian	Talum	不詳	Lini	
舊社	Qanituan	Qanituan	Habaan	Qanituan	擬為 Qanituan	Habaan	
部族群氏族	巒 Mangdavan	擬為巒 Mangdavan	丹 Manququ	巒 Mangdavan		丹 Tanapima	
現後裔	地利村	擬為地利村	馬遠村	地利村	不詳	馬遠村	
製作者身份	「頭目」 兼任祭司	不詳	祭司	「頭目」	不詳	祭司	

* 丹屬於廣義上的巒群系統。

¹⁸ 臺大人類學博物館及臺灣博物館的這些祭事板曆，筆者及 Qanituan 社祭事板曆的創作家族的部分後裔（如已 87 歲高齡的 Kimad Mangdavan 金烈堂），於 2020 年 8 月在阿之寶公司之申請下親臨見過。

¹⁹ 原藏於日治期臺大土俗學教室。

以下本文以 Qanitian 社的祭事板曆，且以第一個創作之祭司 Laung Mangdavan 所製作的木刻板曆為解說對象，擬從中窺探布農族傳統 Malahtangia 的樣貌。

Qanitian 社的祭事曆，是製作者以「蕃刀」1 把，自左而右，精緻雕刻而成，刻著顯示祭日和活動的圖案或類似於符號的東西。板長約三分之一的中央處鑽有一個直徑 3 公分左右的圓孔，可以用來把它掛在床柱上。這一個畫曆似乎可說是這一個祭司者家系所設計出來的一種「祭事備忘錄」。當時該社的人稱之為 Islulus'an，意旨「為了祭祀而使用之物」。²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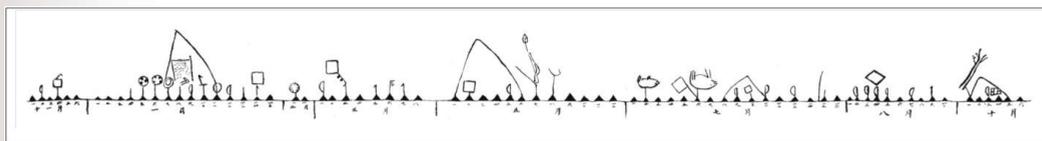


圖 7 Qanitian 社 Laung Mangdavan 所刻繪的祭事板曆圖紋內容

資料來源：橫尾廣輔，〈ブヌン族の絵曆〉（上），《臺灣時報》，217 號，頁 122。

該一祭事板曆係由居住於濁水溪上游支流的丹大溪流域之 Qanitian 社而屬巒群之 Laung Mangdavan 所製作。²¹ Laung 是該社的 Liskadan lus'an（祭司），當時製作木刻板曆係因每年祖傳的例行性之祭祀活動漸有鬆懈之勢，擔心任其自然發展，恐有完全廢絕之虞。Laung 為之心痛，遂立志留下某種記錄，以方便子子孫孫有所遵循，如期舉行重要活動。於是，他便憑著記憶，把父祖所叮囑的祭儀活動都記了下來，如此創作出來的。Laung 於 1923 年 9 月 15 日去世，後來由其第三個小孩 Qaisul 繼承其部落的 liskadan lus'an（祭司）職。Laung 還在世時，曾經將其判讀之法傳授給了 Qaisul 和四子 Talum，可惜 Talum 學後不久即去世。²² 在當時，除了 Qaisul 之外，沒有人

20 馬淵東一，〈ブヌン族の祭と曆〉，《馬淵東一著作集》，第三卷，頁 361-362。

21 在橫尾廣輔的記述裡寫的是「丹蕃」（丹群），但在馬淵東一的記述裡則寫的是「巒蕃」（巒群），就該氏族家族之遷徙原於巒群的 Qatungulan 社，以及現在後裔耆老人家皆自認為是 Takbanuaz 而言，應屬巒群無異。且丹群在布農族 Siduh 的族群關係史上，也是源於巒群的。

22 Talum 為繼承父親 Laung Mangdavan 後的祭司，雖也有（仿）製作一塊祭事板曆，卻英年早逝。

布農族傳統 Malahtangia(射耳祭)的演變：
從祭事板曆及《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來探討

看得懂板曆上的符號，²³ 而我們現在稍可理解，係因當時日本警察官吏警駐在所鹿毛警部和志賀教育專員的調查，以及臺中州新高郡 Tamaluan 社（今地利村）警察官吏駐在所巡查部長伊藤保氏的解說，及橫尾廣輔等人的撰稿發表始得認識。²⁴ 我們無法得知該一祭事曆是何時製作完成，但依據該一祭事曆在被日本人發現之前即早已存在，且是 Laung Mangdavan 依其父祖所叮嚀的祭儀活動來記下，故其呈現的內容應該是 19 世紀末以前的部落歲時祭儀圖像。²⁵

Qanitian 社畫曆上的祭日總共是 75 天，若以整個布農族來說，則其一年之中的祭日日數是在 70-130 日之間。²⁶ 其所刻繪的月份計有十二個月，其中 Malahtangia 是第七個月份。

Malahtangia 祭期間的活動內容，本文參考〈臺灣日日新報〉（1925）、鈴木質《臺灣蕃人風俗誌》（1932）、²⁷ 橫尾廣輔〈ブヌン族の繪曆に就て〉《理蕃之友》，²⁸ 及其另發表於《臺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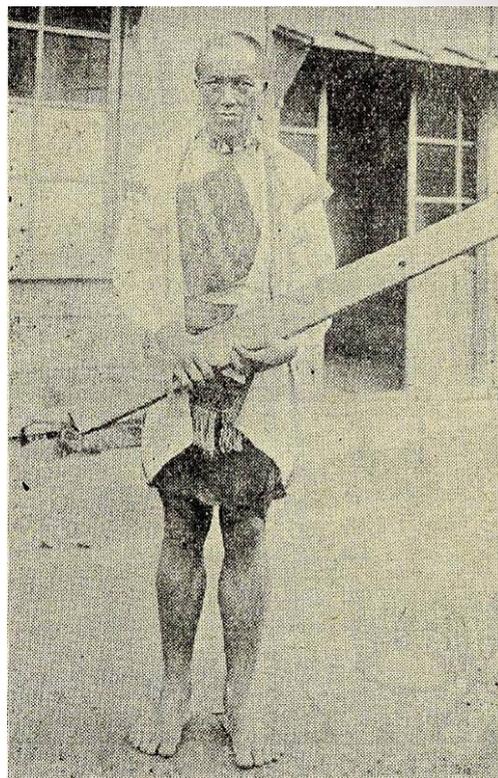


圖 8 Qanitian 社祭司 Qaisul Mangdavan 持祭事板曆（1935 年）

資料來源：橫尾廣輔，〈ブヌン族の繪曆〉（上），《臺灣時報》，1937 年，頁 121。

23 橫尾廣輔，〈ブヌン族の繪曆〉（上），《臺灣時報》，頁 121。

24 海樹兒·友刺拉菲，〈傳說與月亮的約定：布農族祭事曆 Islulusan〉。另在宮本延人，〈ブヌン族の曆〉，《科學の臺灣》，第十一卷第四號，頁 4-14。也有寫到「……本物件的說明，乃是小形善一詢問 Laung Mangdavan 的兒子 Qaisul Mangdavan 的調查紀錄。」

25 橫尾廣輔，〈ブヌン族の繪曆〉（上），《臺灣時報》。頁 120。文中推測該一祭事板曆大約是發現時的 45、46 年前，亦即 1890 年代。

26 馬淵東一，〈ブヌン族の祭と曆〉，《馬淵東一著作集》，第三卷，頁 378。

27 鈴木質，《臺灣蕃人風俗誌》（臺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1991 年，原版 1932 年出版），頁 167-175。

28 橫尾廣輔（ブヌン族の繪曆に就て），《理蕃之友》第三年十一月號。

時報》第 214 號的〈ブヌン族の絵曆〉（1937）等大同小異的簡要記錄及圖繪說明，²⁹ 做彙整並輔以族語校對來重新解讀與詮釋。圖繪說明如表 3：

表 3 Qanitian 社祭事板曆裡 Buan Malahtangia（射耳祭月）相關圖繪的意義

刻繪圖像	意義
	一日。
	出獵期間，該圖的線條從左（爬「山」）到右（下「山」）表示從「外出狩獵」（第一日）到「獵歸回家」（第六日）的期間。
	禁止砍柴，是休息之日。
	在平底鍋上煮小米以備釀酒用。
	以獵槍射擊鹿耳。
	牽幼童至他家戶，使各家戶長（或代表）以酒沾於幼童嘴上嚐甜酒。

整個 Buan Malahtangia（射耳祭月）祭期的重要活動內容及相關詞彙說明如表 4：

表 4 Qanitian 社 Buan Malahtangia（射耳祭月）祭期的祭活動內容

日	活動內容及相關詞彙名稱
1 	射耳祭期的第一日，男子開始外出狩獵。 該圖畫的線條從左（爬山）到右（下山）表示從「外出狩獵」（第一日）到「獵歸回家」（第六日）的期間。
2 	mal'u 休息。禁止出門，也不砍柴。

29 針對 Qanitian 社 Laung Mangdavan 所創作的祭事板曆，以橫尾廣輔所發表解釋的最多最豐富，尤其發表於《臺灣時報》第 214 號的〈ブヌン族の絵曆〉這一篇。也是本文試著重新解讀詮釋時的主要參考。

布農族傳統 Malahtangia(射耳祭)的演變：
從祭事板曆及《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來探討

<p>3</p> 	<p>miscibucibu 燒煮狀，把芒草和玉米一起種植，並燒豬的毛，祈禱作物在聞了豬毛燒過後的香味能很快的成長。 取用和粟田數量相當的茅草，插立在種植藜的田上，祈求粟快點成長。此日，不食用地瓜、蔬菜等類。</p>
<p>4</p> 	<p>從事前一天 masibusibu 活動後的補休息日。</p>
<p>5</p> 	<p>Pindavus na'iskusia Malahtangia 在平底鍋上煮小米以備釀酒用，此釀的酒是射耳祭時的飲用酒。</p>
<p>6</p> 	<p>kapatusan，或 panapatusan。出獵者在這（第六）天回家。 Patus 打火石，這一日更換起灶火的打火石。 該圖的線條從左（爬山）到右（下山）表示從「外出狩獵」（第一日）到「獵歸回家」（第六日）的期間。 狩獵回來後，司祭率眾男子蹲坐圍爐行 mapatus（生火），這是很重要的儀式。以前用燧石相互摩擦以點火。 這天傍晚或晚上會處理或先煮明天要備用的獵肉。</p>
<p>7</p> 	<p>Malahtangia 射鹿耳之祭，祈求狩獵或獵首豐獲等之祭儀。此日，男子於天未亮前點著火把前往射鹿耳場地。首先，去年射耳祭後出生的男孩，在父親的協助下，以弓箭或槍射擊在約距離 5.5 公尺遠的鹿耳。接著，換其他人上場射鹿耳。結束之後，將這些鹿耳帶回，掛放在祭司家屋頂上。之後，不分男女帶著浸泡過水的 lanlisun（臺灣澤蘭）葉和 Qailtang（臺灣懸鈎子），到離社有一段距離處，做出以這些草洗臉的動作（意指洗除窮神及瘟神）。結束之後，一同返回社，男子將放置屋頂的鹿耳拿進祭司家，緊閉屋門（此時，嚴禁女子、狗、豬、雞等進入）。祭司按照人數，分給每人一個豆子或玉米，分完之後，再將分出去的這些豆子收集起來計數。依照這個數目將鹿剝切成同等份，分配給在場的每個人。此時，若發生鹿耳不夠分配的情況，代表會有人死亡等不吉利之事發生，此儀式結束，將門打開，家中年紀最長的婦女開始入家門。這一天，Mamagnan（獵取過首級者）將 Banitul（金草蘭 / 木斛蘭）裝飾在頭上顯示威嚴，參與者脖子上也有裝飾，此日亦飲酒。³⁰</p>

30 主要參考橫尾廣輔，〈ブヌン族の絵曆〉（上），《臺灣時報》，頁 127。

<p>8</p> 	<p>mahalakdavirus mahalak 牽著；davirus 酒。 可能是 mahalak uvaaz mapatanam quu davus（牽幼童至各家使之沾酒）。 父親們帶著前一年射耳祭過後迄今出生的嬰幼兒，挨戶訪問社內各家，各家戶長或代表用手指沾酒給嬰幼兒嚐甜酒。</p>
<p>9</p> 	<p>Pindavirus mas'ia，在 mas'ia 儀式中釀酒並飲酒。 mas'ia 大致上係揮袂的動作，係進行掃除害蟲及不潔淨物的一種淨化儀式。</p>
<p>10</p> 	<p>Pistataqu 習巫儀式 Isaminan（靈媒、巫師）或 Lapapasas（靈媒、巫師）們以及想成為 Isaminan（靈媒、巫師）之學徒一起聚集進行 Pistataqu（習巫）的儀式，此儀式多隱密地進行，因此也常會在晚間進行。學習者準備衣物、農具類等當束脩。</p>
<p>11</p> 	<p>此日也做 mas'ia（淨化儀式）。將金屬的碎屑、藤蔓、胡椒、烤蕃薯等，拿到田裡，祈禱粟不罹病的儀式。</p>
<p>12</p> 	<p>此日繼續 mas'ia，揮扶以掃除害蟲。 aisang banitul，以 banitul（木斛蘭）行祭儀，祈求粟不要像 banitul 般變黃。 另做出用芒草在粟田上掃除的動作，以消除蟲害的儀式。</p>

說明：表內容出現族語詞彙，係根據該些文獻上出現的以片假名書寫族語詞彙，經校稿並重新以教育部及原民會公布（2005 年）的布農族語書寫符號來書寫。

觀上表內容，可以看出第七日是 Buan malahtangia（射耳祭月）祭期當中活動最多，也可以說是整個射耳祭期活動的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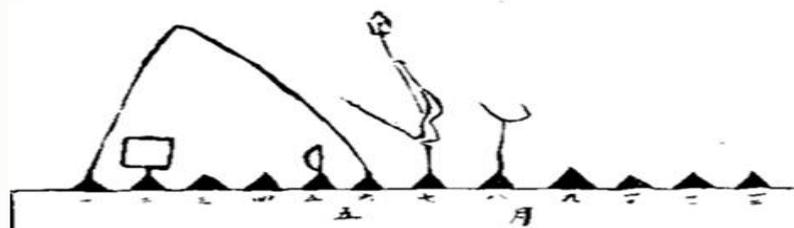


圖 9 Qanitian 社 Laung Mangdavan 所刻繪的祭事板曆中的射耳祭期間
資料來源：依據橫尾廣輔，〈ブヌン族の繪曆〉（上），《臺灣時報》，頁 122
圖裁剪。

針對該一祭事曆，馬淵東一曾做過補充性的解釋：所謂「一個月」，是指能夠見到月亮的期間。那些暗月的日子是空檔，不把它算在月份之內。而不管一個月有多少天，數也不會去數。他們是把一連幾天十幾天的祭期安排在月份之內，可是，都沒有規定要從那一個月份的第幾天開始。然而，不論是那個月份，任何祭期都非在尚能見到月亮的期間之內結束不可。³¹

有關射耳祭儀部分，馬淵東一提及：到了這一個月，已經伸出少許粟穗來了，所以和第五個月一樣，要做種種咒術性動作，以期更進一步促進粟禾的健康成長，同時誦唸「增產的咒文」。除了和田間揮舞芒草，以妨害蟲侵襲之外，還要玩草彈竹槍和鞦韆。這是希望粟穀也像用草做的子彈之從竹製玩具槍裡，一顆又一顆地飛出來一般，長得多又快，也希望粟禾也像盪上了鞦韆的時候一般，快快伸高。另外，還要把恐有危害粟禾之虞的煙煤、灰炭、魚、螃蟹、籐子、縫衣線……等東西，都各收集一點點，用布包起來，拿到田間去，一面繞來繞去，一面唸咒從事 mas'ia（淨化）儀式，藉以防止粟禾受到那些東西的影響而 cis'ia（招禍）。³² 在這當中，煙煤、灰和魚被認為對粟禾是具有危險性的，其餘如木炭是黑色的、螃蟹是紅色的、籐子是黃色的、縫衣線是白色的，所以說粟禾也恐怕會變成了那些顏色之後枯死。³³

除此之外，這一個月份裡還有堪稱為「幼兒日」的日子。這一天，是由父母親抱著週歲內（去年射耳祭後出生者）的幼兒，到部落裡若干戶人家去舔一舔各家的 davus（小米酒）。³⁴ 其訪問範圍不定，多數是訪問同一小氏族或中氏族的家戶，也有不問氏族之所屬而去訪問幾個鄰居者。各家的家戶代表都要替幼兒誦唸祝福之詞。不過，在他們的觀念裡，此項祝福並不如母方中氏族的祝福之來得有效。³⁵

31 馬淵東一，〈ブヌン族の祭と曆〉，《馬淵東一著作集》，第三卷，頁 364。

32 以咒術治療，以免受 cis'ia。所謂 cis'ia，指的是會傳染上某一事物的性質而受其惡劣的影響，如此招致某種災禍……的想法或結果。參考馬淵東一，〈ブヌン族の祭と曆〉，《馬淵東一著作集》，第三卷，頁 366。

33 馬淵東一，〈ブヌン族の祭と曆〉，《馬淵東一著作集》，第三卷，頁 372。

34 davus 在布農族語裡有兩種意思，一為「甜」狀；另一則指的是「酒」。由於傳統的小米釀酒是帶甜味兒的，喝起來 madavus（甜甜的），故名之為 davus（酒）。這種酒給幼兒沾嘴一下不致於醉，且因為帶甜味兒也不太會排斥。

35 馬淵東一，〈ブヌン族の祭と曆〉，《馬淵東一著作集》，第三卷，頁 372。來自於小孩媽媽的兄弟（舅舅）的祝福普遍被認為是最有效的。

可是，不管怎麼說，這一個月份之內，最被重視而且最盛大的活動是 *manahtangia*（射耳）儀式和 *mapatvis*（人頭獸骨祭），這兩項祭祀是混合在一起的，不過前者的色彩遠較後者濃厚。布農族人把這一個月份叫做 *Buan Malahtangia* 或 *Manahtangia*（射耳之月），是因為要在這一個月份裡，用槍或用弓箭射擊鹿耳之故，而且這也是該月份的儀式之一。如射耳過程時也唸咒語，大意是希望狩獵時也如此命中！這即是 *taudaniv*（召喚）儀式。此一儀式過後，族人接著生火，烘烤剛才當做靶子的獸耳和酒宴之用的酒和肉，接著到 *Qaivazan*（放置首級及獸骨）處，給那些人頭骨和獸骨潑上一些酒，唸咒祈求能夠獵得更多人頭和野獸。這些動作布農族語謂之 *mapatvis*，這項 *Manahtangia*（射耳）和 *Mapatvis*（人頭獸骨祭）有一大特徵，是全由男人們去執行。包括 *Mapatus*（生火）、*Mapasihtu*（男子分食肉）等，且都在屋裡進行，而這時，屋內不能有女人。一般來說，有關於農業的祭祀多是各戶自行辦理，或數戶合辦，而且是多由一個代表者去執行。反之，*Manahtangia*（射耳）和 *Mapatvis*（人頭獸骨祭），則多按小氏族之別分開進行，其所屬男子都得參加。另外，*Qaivazan*（敵首或獸骨棚）也多由小氏族或中氏族各別擁有，射耳的地點亦然。³⁶

肆、五個部族群的 *Malahtangia* 與比較

關於 *Malahtangia*，布農族各部族（郡群、巒群、卡群、卓群、丹群、蘭群）都有此祭儀活動。³⁷ 最早記錄布農族各部族的 *Malahtangia* 係由日本治臺時期的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會調查 1919 年出版的《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第六冊所記載。³⁸ 我們從 *Qanituan* 社的祭事板曆內容得知，

36 馬淵東一，〈ブヌン族の祭と曆〉，《馬淵東一著作集》第三卷，頁 373。

37 屬於蘭群系統的 *Isbabanal* 氏族仍參與布農族所屬部落的 *Malahtangia*。很早以前就離開布農族 *Asangdaingaz*（舊大社）聚居區域而遷居今阿里山鄉茶山、新美（該地鄒族人稱為 *Takupuyan*）的 *Tapukul* 群，因早已鄒族化而無相關射耳祭活動的記錄。筆者推測，過去 *Tapukul* 人應該也有 *Malahtangia*。

38 該調查報告書在「武崙族前篇」裡並未記錄到蘭群的 *Malahtangia*。但在布農族人認知的整體蘭社群（包含在現今布農族社會裡的 *Isbabanal* 大氏族）裡，他們（至少 *Isbabanal* 氏族裡）也有 *Malahtangia*。《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係為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及出版（1919 年），後由中研院民族所編譯成中文版，書名為《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並於 2008 年出版。以下行文提到關於此調查書的引用內容，係以中文版為主。

布農族傳統 Malahtangia(射耳祭)的演變：
從祭事板曆及《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來探討

Buan Malahtangia (射耳祭) 是一個「期間」。大約從部落男子集體外出狩獵開始，到狩獵歸來後的隔天，即行射鹿耳、分食肉酒……等儀式，這一天是射耳祭期的核心。此一月份會稱為「射耳祭」，也正因為此一核心日子有「射耳」的儀式而命名。故底下僅簡要記錄該報告書中布農族各部族/社群(卡群、丹群、巒群、郡群、卓群)射耳祭期核心日(射耳儀式當天)的內容：

一、卡群

滿月之日舉行。社中一人，首先取酒至人頭架前，餵人頭骷髏，接著對野豬、鹿等頭骨灌酒。灌酒時，全社男子至無樹的坡地集合(若只有平地，則在平地)，以鹿耳為標的，用槍或弓射擊。男童亦參加，在父兄引導下練習射擊。射擊時，口中唸著諸如：「山豬、鹿、豹、熊，還有敵蕃，皆像這鹿耳般，等著被我打中！」之禱詞。若射中，即將槍或弓攜回吊掛門口炫耀一番。男子們返家後，女人和狗兒皆到屋外，只留男人在屋內，手搓著 kaincul 和 tanikut 等木頭生火。之後，將火放置酒糟和鹿耳上，然後再將少量的酒糟和切片的鹿耳分給在場者。在場者因深信不小心漏接，即將面臨死亡之傳言，所以會展開右手拿取。收到鹿耳片時，口中發出 piu 聲響。酒糟和鹿耳必須馬上食用，但當天射中標的物的人則將酒糟撒在門口邊的槍或弓上，祈求日後獵獲豐收。接著，拿出備存的獸肉分給在場者，若有計算錯誤分配不均或伸手取物漏接等情況，皆屬不吉，故儘量避免。每人拿到肉品後，開始喝酒，喝到某一時段，再呼喚屋外的女人進來，並給予預先準備好的肉。之後，眾人繼續喝酒。不過，事實上，女人們在屋外等候時早已喝起酒來了。

報導人 Tiang Matulaian³⁹

39 中研院民族所編譯(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頁39。

該段敘述，提及了 Manahtangia 是在滿月時舉行。首先是部落男子到人頭架前對敵族人頭 mapakaun（給餵食），再針對山豬、水鹿的頭骨 mapahuud（給酒喝）。這個儀式大概即是布農族語所稱的 Mapatvis 儀式。儀式完再到沒有樹木的坡地上進行射擊。射擊是以槍或弓箭來射，男童在父兄長輩的引導下一起參與。射擊的標的物是鹿耳，射擊時，口中同時唸誦著獵物名稱及敵族名如射中鹿耳一般地被射中。諸男子射鹿耳完後再入一個家屋內，此時屋內只能有男子而不能有女人及狗等。在屋內他們以最傳統的方式升火，然後分食酒糟、鹿耳肉片及備存的獸肉給在場者，這個分食過程是很嚴肅的，肉塊不能少也不能掉在地上，以免遭禍。吃完肉塊便開始飲酒，此時家屋外的女人也可以進來飲酒了。我們從上述禱詞中即知射耳的目的是祈求獵獲順利。

約陰曆二月，同姓宗族聚集族長家舉行此祭儀。第一個節目是射靶，不分老少皆出列射擊本年度所獵獲的鹿耳。射擊完畢，全體進入屋內鑽木取火，將燒得焦黑掉落的木炭粉摻進酒中，並祈禱豐收。之後，全體男子再共飲此酒。此時，若無法一次搓出火苗來，眾人必須撞破牆壁奔出屋外，因為此是死亡的預兆。

報導人 Tamazuan 社人 Ulang Tasikavan 口述⁴⁰

該段敘述，提及了 Manahtangia 是在同氏族之家族長家舉行，射耳祭當天的第一個活動即是不分老少的射擊當年度所獵獲的鹿耳，射擊完始進入屋內鑽木取火，過程中將燒得焦黑而掉落的木炭粉摻進酒中，並祈禱豐收。之後，屋內全體男子再共飲酒。按慣習可能是由祭司或氏族家族長持酒並請與會者一一輪杯來喝。這裡強調鑽木取火時搓出火苗的重要性，因為若無法一次搓出火苗，眾人必須撞破牆壁奔出屋外，亦即面臨未來將有人死亡的禁忌。簡言之，若無法一次搓出火苗被認為是非常不吉利的。該口述內容提及「必須撞破牆壁奔出屋外」，所述的房屋應該不會是傳統一般住家的石板屋，

40 中研院民族所編譯（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頁 39。

布農族傳統 Malahtangia(射耳祭)的演變：
從祭事板曆及《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來探討

而可能是家屋外另建的祭屋，或其他非石頭砌成牆壁的屋子。或也可能是口述者的誇大敘述，來強調這件事情的嚴重性！

二、丹群

陽曆五月，不分男女老幼，約自一個月前即開始忙著準備裝飾品。祭儀之前的七天外出狩獵，有所收穫立即返家開懷暢飲一番。之後，各家戶長前往頭目家。此時，頭目早已鑽木生火等待眾人，等人到即以該火點煙，此意味著：今日大吉大利。

第二天，天尚未亮時，在頭目的率領指揮下壯丁們集合於某空地，個人將過去一年內所獵獲的鹿耳、山豬、熊或人頭等攜來，再以各自帶來的弓箭或槍射擊。這些活動都是為了祈求身體健康、農作豐收、災害遠離、狩獵及獵人頭有功。此活動的第一槍必須由頭目率先發射，據說此具有祛魔之意。

射靶儀式結束之後，一行人回到頭目家飲酒。飲酒之前，頭目站著表演砍人頭動作，眾人則齊聲吶喊：「喔！」之後開始傳遞酒瓢，輪流飲酒。在頭目家喝過酒之後，一群人巡迴各家喝酒。此時，各東家必須拿出鹿耳，切割分配給在場的每位男士，此舉與其他蕃社是相同的。

第三天，再到頭目家，將酒灑在熊或山豬頭骨以及敵人頭顱上，然後，男女一齊走向其前許下種種願望。自此六日內為祈求家宅平安、五穀豐饒，須取下平時掛在脖子的項鍊，並取出各種獵具和農具，將之揮拔一番，再飲酒。……。

報導人 Laung Kalumutan⁴¹

該段敘述，提及大概在陽曆五月，部落裡不分男女老幼的即在一個月前（即四月）就開始準備射耳祭儀。祭儀當日的前七天男子外出狩獵。有所收

41 中研院民族所編譯（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頁42。Kalumutan 氏族名按目前教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頒佈之布農族語言書寫符號系統，應寫為 Qalmutan。

獲立即返家開懷暢飲。⁴² 之後部落各家戶長就到「頭目」家。⁴³ 而 **Paliskadaan**（領導者，即前所指的「頭目」）即已進行鑽木取火以待眾人，等眾人到了即以該火來點煙，此以火苗來升火並起濃煙的過程被認為是大吉大利。

第二天凌晨，在「頭目」的率領指揮下，部落的壯丁們集合於某空地，此時每個人將過去一年內所獵獲的鹿耳、山豬、熊或人頭等頭骨攜來，再以各自帶來的弓箭或槍射擊，射擊的標的物應係以鹿耳為主。口述內容中提及此一射擊動作，都是為了祈求身體健康、農作豐收、災害遠離、狩獵及獵人頭有功。射擊過程中，強調第一槍必須由 **Paliskadaan** 率先發射，以達驅邪之效。至於為何需由 **Paliskadaan** 先發射，且可有驅邪的效果？筆者認為可能是因為 **Paliskadaan** 的 **mangan**（靈力）較強，故而有此功效。射擊完成後，一行人回到 **Paliskadaan** 家飲酒。之後一群人再巡迴到各家喝酒。此時，各東家必須拿出鹿耳，切割分配參與在場的每位男士。

第三天，部落壯丁們再回到 **Paliskadaan** 家，取酒灑在熊或山豬頭骨以及敵人頭顱上。然後男女一齊走向前期許願望。此儀式即是布農族語所謂的 **Mapatvis** 儀式，這一儀式場所應該不是在住屋家屋內，而是家屋外附近放置該些頭骨之處。另提及女生也一起走向熊或山豬頭骨以及敵人頭顱放置處所前做祈願動作？筆者認為極具爭議性，或口述者口誤？或日人翻譯上的錯誤？或其他因素，不得而知。因為按布農族慣習，女性通常是不被允許參與該些專屬於男人的儀式性活動的。

在行上述 **Mapatvis** 儀式後的六日內，部落族人須取下平時掛在脖子的項鍊，及各種獵具和農具，進行揮袂，並繼續飲酒。如此祈求家宅平安、五穀豐饒。

42 這裡講的可能是獵到一定數量，即當天夠吃的量。

43 傳統布農族社會沒有頭目，這可能是就日本記錄者的觀點指著該祭儀當時部落的 **paliskadan** 的身分而指稱。**Paliskadan** 係社會運作裡某一領域之領導者或被依托者之意。其身分可能是 **Tanghapu lus'an/Liskadan lus'an**（祭司），也可能是部落的 **Lavian**（對外爭戰或出草領袖），或同氏族裡的氏族長等。

三、鬻群

……malaqtainga，全家人特別早起，以清水洗手腳，盛裝，有 lunibu（？）者則穿上，榨酒之後食用早飯。用餐完畢，將前一天砍回的 papatusan（樹名？）削薄，僅留下一根做為他用，其餘皆用來燒烤獵肉。事實上，特地留下的一根木頭是充當靶柱，亦即用來插上鹿耳，各家一同選擇適當地點，將其插立地上以為標的，男子不分老幼皆攜槍來射擊。射擊完畢，家中男子偕同戶長進屋，喝一杯酒並食用剛烤好的獵肉。之後，戶長攜火走出門外，眾人則等待其歸來後再一起飲酒。此日除自家設有酒宴之外，還穿梭各家吃喝唱跳，通宵達旦而不疲累。……。

報導人 Qatungulan 社，Paian Tanapima⁴⁴

鬻群部分在《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第六冊敘述布農族 Manahtangia 祭期間的相關內容是調查報告書裡最多的。本文節錄的是口述者所說的射耳祭當天的活動內容。在該口述裡，射耳祭當天全家人特別早起，部落族人準備好今天要喝的酒後，先吃早飯，隨即將射耳祭儀前一天砍回的 Papatusan 樹取來燒烤獵肉，留下其中一根削薄，⁴⁵以充當射鹿耳時的靶柱。此時男子不分老幼皆參與射擊。射擊完後，家中男子跟著戶長進去屋子內飲酒並吃剛剛烤好的獵肉。之後，戶長攜帶從屋子內升的火苗走出門外。等待戶長走出戶外的其他眾人則開始一起飲酒歡樂，也穿梭各家吃喝唱跳，甚至通宵達旦。當中射擊鹿耳完後再進戶長（家族長）屋內進行分食山肉，這過程雖著墨不多，但從屋外眾人等待屋內活動結束後始可一起飲酒歡唱得知，屋內男子分食獵肉的過程必然是一個很重要而嚴肅神聖的過程。在該文裡，也提到在 Malahtangia 結束後，會製作以葛藤為材料的鞞鞞並進行盪鞞鞞活動。⁴⁶

44 中研院民族所編譯（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頁44。

45 此一 papatusan 樹所指者為何種樹名？尚待考證。

46 中研院民族所編譯（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頁44。

四、郡群

郡群部分記錄了三個社三個報導人的口述，他們的口述記錄分別如下：

四月，於頭目或有勢力的人家中舉行。祭儀當天，男子不分老幼，全到外面射靶，標的物是鹿耳。射擊完畢，狗兒及婦女皆到屋外，僅留男子在屋內，關閉大門，以燧石生火，並把各家送來的肉拿到火上晃一晃，假裝燒烤，之後按照人數分配肉品。計算人數的方法是每人分一粒豆子，再將豆子收回計算，在場者均得分到肉，若不夠分配則表不吉。分完後尚有餘肉，再平均分配。之後，請婦女們進入屋內，將預先備好的肉分給他們食用。此時忌諱將有男女區分的食物混淆，不過這也只是酒宴開始時會較介意，一旦酒過三巡，眾人們就不再分別，全混在一起食用了。

報導人東埔社 Aziman Takisdahuan⁴⁷

該口述提及射耳祭儀是四月份在 Paliskadaan（頭目或有勢力的人）家中舉行。首先男子不分老幼都在屋外射擊鹿耳。射擊完，Paliskadaan 家屋內的女子及狗兒皆到屋外，只留男子在屋內以燧石生火，並將各家送來的肉拿到火上晃一晃，這個動作文中寫的是假裝燒烤，但筆者認為那是在做祛邪，是一種「潔淨」肉品的動作。之後按照在場人數分配肉品，計算人數的方法是每人分一粒豆子，分完再將豆子收回計算，肉品切割分配即接收回豆子的數量來計算，使在場的男子們均分到肉塊，若分配不夠則表示不吉。分完肉塊後若尚有餘肉，則再平均分配之。

拿弓箭射擊鹿耳之日。與他蕃一樣，男子在屋內，以燧石生火，並將肉和酒放火上燒烤，將婦女、狗、貓、雞等都趕到屋外。此日依慣例必須用手沾飲以咀嚼過的玉米釀造之甜酒。⁴⁸ 另以玉米

47 中研院民族所編譯（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頁 51。

48 應該是小米而非玉米。記錄疑有錯誤。

布農族傳統 Malahtangia(射耳祭)的演變：
從祭事板曆及《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來探討

計算人數，即分玉米給每個人，分完後再收回計算，並據此分配肉品，若肉品分配不均則表示不吉，此點與其他蕃是相同的。

報導人 Baul 社 Anu Takiludun⁴⁹

該口述記錄寫到，射耳祭即是拿弓箭射擊鹿耳之日。文中也提到男子在屋內以燧石生火之景。但較不同的是除了肉之外，也將酒放火上燒烤，並以手沾飲咀嚼過的小米甜酒，這種酒布農族語稱 Pukdav（口釀酒）。另以玉米分給在場的每一個男人之後再收回來以計算人數，依此公平的分配肉塊。倘若結果有不公則是不吉利。

六月舉行。為準備第三天的飲酒，搗粟釀酒。第三天稱 Malahtangia，用山羊的耳朵或木頭做標的射靶，古時皆以鹿耳做靶，發箭之前先發出 cu，並禱曰：「今年也讓我獵獲豐富吧！」射擊完畢即飲酒。

報導人 Ibahu 社，Aziman Takistalan 與 Takistibanan⁵⁰

該段敘述 Manahtangia 的內容不多，提及射耳祭儀是六月舉行，祭儀之前會先搗米釀酒來做預備。射耳祭當天射擊的對象是山羊耳或木頭，射擊的當下會祈禱說希望獵獲豐富，射擊完即飲酒。

在該口述的記錄裡，有些是異於我們平常理解的 Malahtangia。如一般認知裡，射耳祭舉行的時間多是在 4-5 月間舉行；射擊的標的物是鹿耳。但在該口述記錄裡提及射耳祭的舉行時間是六月？當時射擊的標的物使用山羊的耳或木頭？不過口述者也補充說明古時是使用鹿耳。

49 中研院民族所編譯（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頁 52。

50 中研院民族所編譯（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頁 48。Takistibanan 氏族名按目前通用的布農族 Isbukun（郡）群的書寫符號系統是記為 Takiscibanan。原文漏掉該 Takiscibanan 氏族的口述者人名。

五、卓群

該報告書裡有關射耳祭的內容記述在卓群方面是最少的。雖記了兩個社，但僅僅幾段文字。

以羌仔或鹿的耳朵當標的，全社男子外出參加射靶活動。

卓社⁵¹

本口述僅提及男子在屋外以羌或鹿的耳朵當標的來射擊的活動。

將事前準備的鹿和羌仔的耳朵插立在屋外的空地，讓全體男子射擊，尚未離乳的男嬰亦參加，但卻是由其父親幫忙射擊。射擊完畢飲酒，儀式結束前婦女禁止入屋。

Qatu 社⁵²

本口述僅提及男子在屋外一個空地以羌仔或鹿的耳朵當標的來射擊，所有男子，甚至男嬰也都參與，但男嬰由其父親幫忙射擊，射擊完後在屋內飲酒，而在儀式結束前婦女是禁止入房屋的。

依據該調查報告書之口述記錄，布農族五個部族群過去大致上都有行射耳祭，且過程內容差異不大。其中卓群射耳祭的過程很簡要，在當代卓群也已經沒有在辦理射耳祭，甚至已經懷疑過去曾有過射耳祭儀？⁵³ 即使卓群部落仍會參加每年一次的全國布農族聯合射耳祭活動，但他們在會場中所展演的傳統祭儀也不是 Malahtangia，而是 Pasuntamul。布農族語 pasun 是「相互給予」之意，tamul 是「酒麴」。這是一個藉由釀酒後的酒麴相互丟擲，以示感恩與祈福。過去是在 Malading（進倉祭）後的翌日舉行，是卓群一年中最後一個祭儀。⁵⁴ Pasuntamul 是卓群認為最重要而大異於其他部族群的傳統

51 中研院民族所編譯（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頁 59。報導人為 Qatu 社 Abis Tamalasan。

52 中研院民族所編譯（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頁 59。報導人為 Qatu 社 Abis Tamalasan

53 2021 年於南投縣仁愛鄉舉行的全國射耳祭，一位知名的卓群退休校長即問筆者他們過去是否沒有射耳祭？

54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編，《原住民布農族卓社群 Pasuntamul 暨民俗競技活動秩序冊》（2005 年）。該活動在 2005 年 10 月 15 日於久美國小舉行。

祭儀，自 2000 年開始，卓群內部即輪流於南投縣仁愛鄉的中正、萬豐、法治村，以及信義鄉的久美部落舉行該祭儀，布農族各部族群中只有這一部族群在舉行此祭儀。

在前一節裡介紹祭事板曆的 Malahtangia 時，得知該些祭事板曆大致上都屬於巒群或丹群者，丹群源於巒群而於近代始分出來的新部族群。以 Qanituan 社的祭事板曆去比較蕃族調查報告書之巒群、丹群報導人口述的 Malahtangia，可見其相近性，其中仍以祭事板曆介紹的內容最豐富，而巒群報導人 Qatungulan 社的 Paian Tanapima 所述（被記載）「射耳」當天活動的內容最少，但彼此間有可以相互增補內容：例如在 Qanituan 社的祭事板曆，針對射鹿耳當天的活動時提及：先由去年射耳祭後出生的男孩，在父親的協助下，以弓箭或槍射擊鹿耳。射完，換其他人上場射鹿耳。射耳儀式結束，不分男女帶著浸泡過水的 lanlisun（臺灣澤蘭）葉和 Qailtang（臺灣懸鈎子），到離社有一段距離處，做出以這些草洗臉的動作（意指洗除窮神及瘟神）。丹群報導人的口述提及：射擊動作都是為了祈求身體健康、農作豐收、災害遠離、狩獵及獵人頭有功。而在射擊過程中，第一槍必須由 Paliskadaan（領袖）率先發射。巒群報導人提及：以 Papatusan 樹取來燒烤獵肉，留下其中一根削薄，以充當射鹿耳時的靶柱。

整體來說，射耳祭當天的活動，在身分上，可以說是專屬於男子的活動，尤其在射耳時，是不分老幼的全體男子都會參與。而婦女則須等待屋內的男子分食獸肉結束後才一起參與酒宴。在程序上，大概都是先射擊鹿耳，射完後再進去祭司的家屋或祭場屋進行鑽木起火、分食獸肉、共飲酒等的過程。在這當中，有幾個禁忌非常重要而不得違背的。如屋內不得有女人及家禽動物、生火時必須一次就生出火苗、分肉食不能少或多而需公平分配給在場參與者、接領肉塊時不能漏接等，違犯都是極為不吉利的。另過程中通常也有針對人頭骨及獸骨進行 Mapatvis 的儀式。而在屋內的男子在分食肉塊並飲酒結束之後，活動始進入大眾一起饗宴的時刻。

底下再舉日治臺灣初期，最熟悉布農族歷史文化之日本調查者森丑之助的記錄，其記述射耳祭的過程內容，相較於《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 武崙族前篇》對各部族群的記錄，更為詳細。在其記述中，他稱此一 Malahtangia 為「狩獵祭」。這裡節錄射耳當天的射耳祭活動內容：

事前先去打獵，以備獸肉，並且把酒釀妥。當天一早，男士們都盛裝，手攜槍支或弓矢，到一個固定地方去會集，把鹿或羌的耳朵貼在樹幹上，以之為靶，射擊之。每人都射畢，司祭者攜其獸耳，率眾至己家，進了屋，關起門來（屋內無婦女老幼），把豬頭骨放在地上中央處赤楊木上，供以酒肉和粽子，在其前磨六片（樟科植物，蕃名 kapatus）木片以取薪火，用以焚燒赤楊柴，拿著豬頭骨和酒肉及粽子等祭物，從火上過一過，以淨其穢。接著，司祭者到頭骨架前去，擺供酒肉，祈禱粟收之豐和獵獲之多。然後，把用薪火烤過的肉拿過來，按在場人數切成小塊，每人分一塊之後又收回分。這時，若能恰好分配而無過多也無不足，而且是沒有人失手將其肉掉落地上，則認為是大吉大利，立即食其酒肉。儀式至此畢，隨即開門，讓婦女老幼都進屋子裡來，於是大宴盛開。……在這一個日子裡，還要把吊掛在屋簷下的，過去一年之內所獵得的獸類之頭骨，都全部拿下來，安祀到屋內架上或特建的獸骨堂裡去。……在前述擦木取火的儀式之中，若其火熄滅，則此乃必有人死人的惡兆。眾人見之，都要破牆衝出屋外去，以避其噩運。奪門而出者亦難免一死。……此祭多在 4 月之中行之，不過，有少數蕃社是在 3 或 5 月做。⁵⁵

在該記錄裡，射耳祭當天的主要活動流程為盛裝前往射擊鹿耳、屋內起薪火、火烤潔淨豬頭骨和酒肉及粽子等祭物、行人頭骨之 mapatvis 儀式、分食山肉、大家歡聚宴酒。大致上與前段彙整後射耳祭的描述差不多。其中提

55 森丑之助，〈ブヌンの祭祀〉，《蕃界》（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機構內生蕃研究會，1913年），余萬居譯本。

布農族傳統 Malahtangia(射耳祭)的演變：
從祭事板曆及《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來探討

及拿著豬頭骨和酒肉及粽子等祭物，從火上過一過，以淨其穢。此豬可能是山豬，豬與山豬的布農族語都是 babu，但山豬另有別名 vanis，vanis 的原意其實指的是其「獠牙」vanis。粽子則可能是小米粽 buhul。另在射耳祭當天的 mapatvis 儀式，是針對人頭骨來進行，待射耳祭當天活動結束後的數日內，再針對獵物獸骨進行 mapatvis 儀式。亦即在森丑之助的記錄裡，兩者是分開進行的。

伍、當今 malahtangia 的展演概況

對於包括 Malahtangia 的傳統祭儀活動，日治初期是不太干涉的，但到了日治後期，尤其在日本捲入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全日本都處於積極戰備狀態，急需戰備物資。認為一年中原住民族行太多祭儀是浪費時間，且有礙農作，故一表過去的默許而反對各項祭儀的進行。⁵⁶

傳統布農族祭儀活動，早在 1930 年代由於集團移住及其隨之來的農事活動和生活方式之改變，⁵⁷ 而逐漸失去其原來祭儀的目的與意義，後來又加上日治末期對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採取的高壓管制，而幾乎到了停滯之境。進入中華民國治臺初期，因日本之戰敗而似乎有復甦現象，但亦隨後在「山地生活之改進」等一系列之「山地平地化」政策下而沒落。⁵⁸ 到 1950 年代中以後，在前述政策推動及因為基督宗教之進入而加速消失。此間仍在舉行 Malahtangia 的部落氏族家族幾乎沒有了或簡化低調。1980 年代，原住民族意識之覺醒及重視傳統文化，開始有以村或部落為單位而行 Malahtangia 祭儀者。在復振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浩大聲勢下，21 世紀以後，以「鄉」、以「全省」、以「全國」之規模來舉辦之射耳祭活動逐一展開。⁵⁹

56 海樹兒·戈刺拉菲，〈布農族的歲時祭儀〉，《臺灣原住民族歲時祭儀論文集》（臺北：行政院原民會文化園區管理局，2012 年），頁 32。

57 移住以前主食以小米為主，移住後漸改以稻米為主。之前土地及財產是家族或氏族共做共享，之後則私有化，原來的耕地及獵場多流失而變為國有地。

58 海樹兒·戈刺拉菲，〈布農族的歲時祭儀〉，《臺灣原住民族歲時祭儀論文集》，頁 32。

59 限於篇幅，相關當代射耳祭儀（鄉級、省市級、全國性級）的敘述及其與傳統射耳祭儀之比較不在此文討論。

目前在各布農族鄉內地區所舉辦的 *Malahtangia*，多以部落或村為單位來舉行。且多以村長及鄰長們的支持及其與在地文化知識分子、耆老等共同規劃與策動，這也是因為經過日本集團移住造成的部族群混居，以及後來部族間廣泛通婚及遷徙，致當今部落多已異於過去之以同一氏族為原則及小分散的聚居形式，而是由多個不同氏族且家屋呈集中排列之聚居狀況，以及傳統部落 *Lavianl / paliskadan*（領導／領袖）的角色變化下的因應方式。茲以花蓮縣卓溪鄉崙天部落於 2021 年所舉辦之 *Malahtangia* 為例來敘述當今 *Malahtangia* 的進行過程。

崙天部落舊名 *Izukan*，係 *izuk-an* 之組合詞，*izuk* 是「柚子」或「橘子」之意，後綴 *-an* 表示處所、地方。此地名之源明顯於 *izuk*（柚子）有關。據在地耆老 *Kaiaku Tansikian* 回憶，他幼童時其氏族家族 *Tansikian* 還有在部落內進行 *Malahtangia*，⁶⁰ 規模很小，屬家族性，但也有邀請部落裡鄰近的其他族人一起於酒宴時歡樂。後來就停辦。一直到 1980 年代末期，在當時村長石進利等人之積極推動下而促成回復。從此，崙天或以村（古風村，含崙天部落）為單位幾乎每一年都會舉辦射耳祭儀。近十年來，鄉公所為推動文化復振，鼓勵並補助各部落都能舉辦 *Malahtangia*，促成了各村底下的各部落各自回復舉行。茲以 2021 年崙天部落的 *Malahtangia* 為例觀察並記錄其 *Malahtangia* 的進行過程：⁶¹

當年是於 5 月 15 日上午假崙天溪的水壩岸邊的平坦台地舉行，該地長有很多高大的樟樹群，是部落族人於夏天時常來玩水烤肉的地方。在此之前，古風村或崙天部落的 *Malahtangia* 多在古風國小的操場進行。5 月 15 日當天約有近百位的部落族人參與。活動的流程，經筆者觀察及按活動「司儀」所介紹的內容記錄，大致如下：

60 大約在日治臺後期至二次戰後初期之間。*Kaiaku Tansikian* 出生於 1939 年，於大約 30 多年前即已告知筆者此事。後來（如 2021 年）也有再提及。

61 筆者於 2021 年 5 月 15 日在崙天部落水壩進行實地觀察。

布農族傳統 Malahtangia(射耳祭)的演變：
從祭事板曆及《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來探討

1. 來賓介紹。當天的來賓有鄉長、鄉公所民政課長及部分課員、鄉內各部落「頭目」、縣原住民處處長、縣議員、代表會主席、副主席等。
2. mapacisbung 鳴槍：祝福今天活動圓滿成功並祈求天神賜予身體、靈魂、獵技、獵場能力等，共擊發七槍。
3. 學童表演：由在地的古風國小演唱族語歌謠。古風國小常配合部落的文化活動，讓小學生一起參與及觀摩學習。
4. Pislahi 祭槍儀式：由「祭司」領唱，與會祭場男子跟著唱並和其音。主要在祈求豐收，行獵順利
5. Mapasihtu 分食山肉：「司儀」謂布農族是懂得分享的民族，將收穫與村民一起分享。
6. Mapatvis：由「祭司」帶領男子去祭場旁的獸骨處進行 Mapatvis 儀式。
7. Manahtangia 射耳活動：其意訓練小朋友、青少年射擊打獵的技巧。
8. Ma'iup tangia 「祭司」為與會祭場男子吹耳朵以示祝福。
9. Pasibutbut 男子圍唱八部合音：祈禱小米豐收，希望今年收穫滿滿。部落男子為準備該次表演，已在活動一個多月前即開始練習。
10. Malastapang 報戰功：在旁「司儀」介紹該活動由部落有聲望者引領，參與的男性大聲公開其過去狩獵的成就。
11. 射靶競賽頒獎：射耳祭儀的前一週六已在原地先行舉辦男子獵槍射靶比賽，射耳祭當天進行頒獎。
12. Pishasibang 趣味競賽：分組進行，自由參加，內容有「用手裝水」、鋸木等趣味競賽。參賽者人人有獎。
13. muskun maun paituhanian 享用午餐：大家一起享用午餐，有豬肉菜湯、烤豬肉、豬肉內臟、玉米、糯米飯、米粉、湯、綠豆湯、沙拉，小米酒等。
14. pankanahtung 結束並整理會場。

在活動常場地的佈置上，祭場前設有搭長棚的來賓席，祭場靠樹林旁設有類似 Taluhan（臨時屋）的簡便屋，祭場另一邊則設有崙天及鄰近部落族

人的攤位。相較於「傳統」（約 20 世紀初）的 Malahtangia，⁶² 以表 5 做簡單的比較：

表 5 傳統與當代（崙天）射耳祭比較

比較項	傳統	當代（崙天）
舉行時間	國曆四月為主、祭期期間	5/15（平常每年四月至五月間舉辦）
場地	祭司家附近	崙天溪中游舊水壩邊，之前多在古風國小運動操場，特別設貴賓席
祭儀對話對象	hanitu（小米等農作的靈、獵具的靈、祖靈、天神）。	hanitu（如左表），但形式及象徵意味重。
主要參與者	同一氏族家族成員	全部落族人
射擊標的	鹿耳	山羌耳 大人於前一週射擊圓靶競賽
射耳祭之前主要活動	前六、七天有男子狩獵活動，女子在家釀酒。射耳祭前一天狩獵男子返家。	男女農作或其他日常性工作。部分男子狩獵，多為一、二天即歸。極少數女子釀酒或從他部落購買小米酒或糯米酒。社區發展協會成員購買活動當天的競賽獎品，買豬一隻於中午一起享用。場地砍草佈置。
活動主角	家族 Paliskadaan（祭司）長老、男性（含幼童）	活動主持人（司儀）、村長（時而扮演「祭司」）、來賓
射耳祭主要活動	男子射鹿耳（小孩先，大人後）、Mapatus（以燧石生活）、Mapasihtu（分食烤肉）、針對人頭骨及獸頭骨行 Mapatvis。結束後共飲酒。	活動司儀宣布活動開始、來賓介紹、鳴槍、男子狩獵歸來、祭槍儀式、分食山肉、針對獸骨 Mapatvis、兒童射耳、祭司為祭場所有男子吹耳祝福、Pasibutbut（祈禱小米豐收歌）、報戰功。其他：國小學童布農族歌謠表演、射靶競賽頒獎、趣味競賽、共用午餐飲酒。

62 即從祭事板曆刻紋所解讀及《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所記錄的射耳祭活動內容。

布農族傳統 Malahtangia(射耳祭)的演變：
從祭事板曆及《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來探討

從表 5 之比較內容，即可看出其差異性。尤其在主要活動內容上，當代射耳祭會將散落在其他季節的祭儀活動儀式放進來，同時結合當代的農特產販售與觀光、以及趣味競賽等。此外，傳統上祭儀活動的對話對象是 hanitu（靈、靈魂、鬼、祖靈）。如小米的、植物的、獵物的 hanitu，過程是平常信仰生活的一部份；當代則是重視族人「凝 / 歡聚」與面對傳統文化快速流失的一種「挽救傳統」的實踐，過程則是「展演」與樂趣。

陸、結論

布農族傳統 Malahtangia（射耳祭儀）舉行的時間，約在陽曆的四、五月份之間。會選在這個日子，其實也與小米的成長週期有關，因為於陽曆一、二月份之間播種的小米，在成長到一定的階段，並經過拔除雜草以後，族人正值農閒之時。而就山林的獵物而言，這段時間正已脫離獵物哺乳階段，加上相關狩獵之 samu（禁忌）牽制，⁶³ 這時候進行集體性的狩獵活動，反而可以有生態間的平衡功能。⁶⁴

傳統的 Malahtangia，非如我們現今所看到或認知的一天或半天即結束，他是一個「期間」，以 Qanituan 社為例，Malahtangia 的祭期是 12 日，並以有「射鹿耳」活動的當天為祭期的核心日子。祭期核心日子的當天進行的儀式或活動通常有 Malahtangia（射鹿耳）、mapatus（起薪火）儀式、mapasutnul（男子分食以薪火烤過的山肉）儀式、行人頭骨及野獸頭骨之 mapatvis 儀式，以及嚴肅儀式後的酒宴。當中並沒有我們現在在部落射耳祭

63 例如小隻獵物不獵，懷孕獵物不獵，以及出獵前有人放屁或打噴嚏，或出獵前夢不吉，或出獵途中遇見 hashas（繡眼畫眉）鳥從右側往左側的方向飛，或 hashas 鳥在路上的左側處啼叫不止等，都須停止狩獵。另狩獵也有季節性，這些相關狩獵的 samu（禁忌）都在一定程度上牽制狩獵的收穫量。

64 本段落係參考拙著〈布農族的歲時祭儀〉頁 33 第二段之基礎下再改寫。這裡需補充說明的是，大型成年獵物太多，反而對其他物種的繁衍成長造成壓力。另不管是個別或集體性狩獵，都仍受到諸多 samu（禁忌）的牽制，因此適度的狩獵有其必要（這當中還涉及到原住民族山林知識及傳統生態智慧的傳承議題）。過去以來對於臺灣野生動物滅絕最大的威脅恐不是來自於原住民族傳統的狩獵文化（因狩獵觀念及狩獵 samu 本身即在牽制獵獲量），而是因人為之大量開發山林造成動物棲息地之迫害。此外大型野生動物的販售化，如荷蘭時代即已記錄著的臺灣鹿皮大量外銷，以及鹿角、熊膽、熊掌之獵取販賣，以及山產店等的需求，都是很大的威脅。

裡常常看到的 Pasibutbut（祈禱小米豐收歌 / 八部合音），甚至 Malastapang（報戰功）、Pislahi（祭槍歌）也不見得在每個布農族部落的傳統射耳祭裡都有，尤其巒群系統（含丹、卓、卡群）的部落。

傳統的 Malahtangia，是在一個部落裡同一個氏族家族為單位而進行的一系列祭儀活動，並通常在該氏族家族長或 Paliskadaan（領導者）的家屋及其附近有 Qaivazan（敵首或獸骨棚）的祭場進行，而異於現在的全村落，甚至全鄉、全國性的半天、一天或兩三天的射耳祭儀活動。⁶⁵ 此外，當代 Malahtangia 的活動內容顯得豐富多元，結合了部落休閒觀光、農特產、美食、工藝品等的販售，甚至辦理民俗體育競賽、大型晚會等系列活動。這樣的轉變已從單純的「祭儀」質變為以射耳祭為名的年度布農族部落聯合「節慶」。在政府努力推動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的建構與傳承，以及實施原住民族教育的當下，若僅是從當代布農族「射耳祭」活動的「展演」來認識布農族的 Malahtangia（射耳祭儀），很容易讓我們（尤其下一代）誤解 Malahtangia 的本質與意義。但若能拉一點傳統性回來，至少就精神面及文化傳承的意義言，仍有其在當代社會文化凝聚與傳承之功能。

傳統布農族 Malahtangia 活動，基本上是一個祈福的儀式—希望獵獲（出草、狩獵）豐收、農作成長良好；是男子鍛鍊的過程—男子參與集體狩獵及射擊鹿耳訓練；是得 mangan（靈力）的過程—參與 Pistatahu（習巫）儀式；是分享及凝聚的過程—山肉美食甜酒共享，以及不同家戶間、鄰近部落間的邀宴與彼此祝福。

65 現在每年一次的全國性射耳祭儀活動通常是夾帶著各項球類運動比賽及民俗體育競賽進行。時間上通常是訂在五月的第二個週四、五、六舉行。各項祭儀展演（開墾祭、播種祭、除草祭、射耳祭、嬰兒祭、進倉祭……等）則多是在週五及週六由布農族各鄉區的代表村落展演。

附錄：布農族祭儀由來的傳說 Manahvali（射日傳說）⁶⁶

Minpakaliva（太古時代）時期，天上有二個太陽，輪番照射大地，因而全無晝夜之分，人們苦於炎熱。有一天，一對夫妻到耕地裡工作，他們把出生不久的嬰孩安置於耕地旁的 taluhan（工寮）。夫妻工作到一個段落想看看嬰孩時，竟不見其蹤影！在附近找了許久仍找不到，卻看見地上爬著一隻 sisiun（蜥蜴）。sisiun（蜥蜴）憔悴的眼神凝視著其父母，父母與那隻蜥蜴交會眼神便知曉那是他們的小孩，了解到因太陽之過度炎熱而將自己的小孩曬成了蜥蜴。

父親生氣至極，便決定攜帶大兒子遠征射日，以行報復。他們配戴刀並攜帶弓箭，在前往射日的路途上，沿路撒播橘子種。他們的口糧只有各自夾在耳垂下的二穗粟。他們走過荒野，越過重山，朝最靠近太陽之地（也可以說是日出之地）走了數十年，終於抵達。初時，他們躲在一顆大石頭後方，拉起弓箭準備瞄射時，發現根本無法瞄準。他們又躲到 baihal（芋頭葉）下去試瞄，但還沒有瞄好，baihal 就被太陽曬枯乾了，躲到香蕉葉下也是一樣。最後，他們看到 asik（山棕），便利用 asik 葉之耐熱和葉片之間的空隙去瞄準太陽，那其中之一的太陽在未設防下果然被一箭射中而掉落。

被射下的太陽大怒並捉住了這對父子，手腳靈活的父子隨即自太陽的指縫間溜出，怒氣沖沖的太陽將其雙手沾上其黏稠的唾液再抓住父子倆，被抓著的父子倆果然難以再掙脫。太陽隨即怒問他們何以加害於我？那父親回答：因為你把我一個兒子曬成了蜥蜴。太陽就責備他們說：你們真不知感恩，你們每天的生活所需都是我們太陽所賜的，萬物的生長也都須靠我們，你們

66 拙著〈布農族的歲時祭儀〉，《臺灣原住民族歲時祭儀論文集》，頁 27-28 曾寫過此一傳說故事，為讓故事更完整，本文再改寫並增補其後段內容。

不思報恩，難怪要受此懲罰。那父親聞後，便感到愧疚，隨即安慰並用身上胸前穿戴著的 **kuling**（男子胸兜布）擦拭其傷口。⁶⁷ 而那被射中的太陽後來變成月亮；我們現在看到的月亮陰影，即是當時父親用那 **kuling** 擦拭後的傷口。

在相互理解後，月亮與父子隨即行 **Patuhavit**（彼此約定）：月亮教導父子回去部落後如何行祭儀，生活才能過得好，小米等作物也不會歉收。父親則允諾月亮，回部落後會依照其指示和教導，依據月亮的盈缺帶領族人行祭儀，並教育子女觀看月亮時，不得以手指頭指著月亮，⁶⁸ 以示尊敬。

另據傳，父子成功射日後，有一段期間天地黑暗而不見日。父子為找尋回家的路，便沿路撿石頭朝向前方丟擲，以便確認前方道路是否安全？若石頭丟擲後未聞聲響，則前方可能是懸崖而必須停止往前；若聽到的是 **dung** —— 的石頭落水聲音，則前方可能是溪水而須留意。如此「投石問路」的走著走著。在一次的丟擲中，石頭剛好丟到了在溪邊喝水的山羌的額頭，山羌頓感劇痛而 **ka** —— 大而長叫一聲，驚嚇到了太陽，頓時天上放光，而開始白天有太陽，晚上有月亮的歲月。

後來父子倆人沿著之前種植而已長大結果的橘子樹回家。回到家後父親已是頭髮斑白的老人，而那長子也成為了部落的 **mamangan**（能力強者），⁶⁹ 在那對父子的教導下，部落族人開始行祭儀。

67 布農族語 **kuling**，一種胸兜布，係傳統布農族男子的服飾之一，穿戴著胸前，內可盛物用，也具有保護與保暖的功能。

68 從小就聽聞長輩說，不能以手指頭指著月亮，不然那隻手指頭會變彎曲而不能伸直。

69 **Mangan** 是靈力，**mamangan** 表示靈力很強者。在布農族社會，會稱為 **mamangan** 者，通常是 **liskadan lus'an**（祭司）、**Lavian**（出草領袖）、或法術強的 **Isaminan**（靈媒 / 巫師）。

布農族傳統 Malahtangia(射耳祭)的演變：
從祭事板曆及《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來探討

參考書目

壹、專書

- 田哲益，《臺灣古代布農族的社會與文化》，上冊。南投：南投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
- 海樹兒·戈刺拉菲，《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原住民族委員會，2006年。
- 鈴木質著、林川夫審定，《臺灣蕃人風俗誌》。臺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原著於1932年）。
-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蕃族調查報告書 武崙族前篇》（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9年）。中文版由中研院民族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臺北：中研院民族所，2008年。

貳、期刊或專書論文

- 海樹兒·戈刺拉菲，〈布農族的歲時祭儀〉，《臺灣原住民族歲時祭儀論文集》。臺北：行政院原民會文化園區管理局，2012年。
- 海樹兒·戈刺拉菲，〈傳說與月亮的約定：布農族祭事曆 *Islulus' an*〉，收錄於《原住民族文獻》，第十四期（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3年）。
- 宮本延人，〈フヌン族の曆〉，《科學の臺灣》，第十一卷第四號（臺灣博物館協會，1943年12月）。
- 馬淵東一，〈ブヌン族の祭と曆〉（1936年發表），收錄於《馬淵東一著作集》，第三卷。東京：株式會社社會思想社，1978年。
- 森丑之助，〈ブヌンの祭祀〉，《蕃界》（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機構內生蕃研究會，1913年）。中文版由余萬居譯。

參、報紙與雜誌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至 1938 年。

《大阪朝日新聞臺灣版》，大阪，1938 年。

橫尾生，〈ブヌン族の絵曆〉，《理蕃の友》，第三年十一月號（1934 年 11 月）。

橫尾廣輔，〈ブヌン族の絵曆に就て〉，《理蕃之友》第三年十一月號（1934 年 11 月 1 日）。

橫尾廣輔，〈ブヌン族の絵曆〉（上），《臺灣時報》，214 號，1937 年 9 月。

肆、網路資料

歲時祭儀專區，收錄於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網址：<https://www.cip.gov.tw/zh-tw/news/data-list/0991B05985DBFF77/index.html> (2024/3/16 點閱)

伍、其他

Bukun Ismahasan Islituan 口述後彙整。2020 年 8 月 17 日電訪。

阿之寶有公司負責人陳秀美口述，2022 年 3 月 26 日。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編，《原住民布農族卓社群 Pasuntamul 暨民俗競技活動秩序冊》，2005 年 10 月 15 日於南投縣久美國小舉行。

布農族傳統 Malahtangia(射耳祭)的演變：
從祭事板曆及《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來探討

The Change of *Malahtangia* (Ear-Shooting Ceremony) Tradition of Bunun People: A Study Based on the Wooden Ritual Calendar Planks and the “*Report on Indigenous Peoples: Bunun people, Part I*”

Haisul Palalavi *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Bunun society,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traditional ritual is *Malahtangia* (Ear-Shooting Ceremony). The main ritual activities of this ceremony include *Manahutangia* (ear-shooting), *Mapatus* (lighting the fire), *Mapasutnul* (men sharing and eating mountain meat cooked over the fire), *Mapatvis* (feeding skulls of human or wild animal), and *Pistatahu* (witchcraft training) ritual conducted during the ceremony period. Since the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1980s, there have been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purpose, process, content, and scale of the *Malahtangia*, making it easy to misunderstand the ess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Malahtangia* ritual (especially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herefore, what is the traditional Ear-Shooting Ceremony? It is the main points of this article.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reinterprets the traditional *Malahtangia* of Bunun people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depicted in the wooden ritual calendar planks of the Qanituan old tribe and the relevant

*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documents of *Malahtangia* described in the Japanese period “*Report on Indigenous Peoples: Bunun people, Part I*” (1915). It will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 today, as well as provide a more traditional perspective in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of indigenous education.

It is proved that the traditional *Malahtangia* ritual activity is essentially a ritual of blessing; it is a pray for a bountiful harvest (hunting and head-hunting) and good crop growth; it is a process of training for the males (men participate in collective hunting and shooting deer ear training); it is a process of obtaining *mangan* (psychic ability) (participating in *Pistatahu*, witchcraft training rituals); it is a process of sharing and clan or family cohesion (sharing meat delicacies and wine, as well as feasting and blessing each other between different households and neighboring tribes)

Keywords : Bunun, Ear-Shooting Ceremony, Wooden Ritual Calendar Planks